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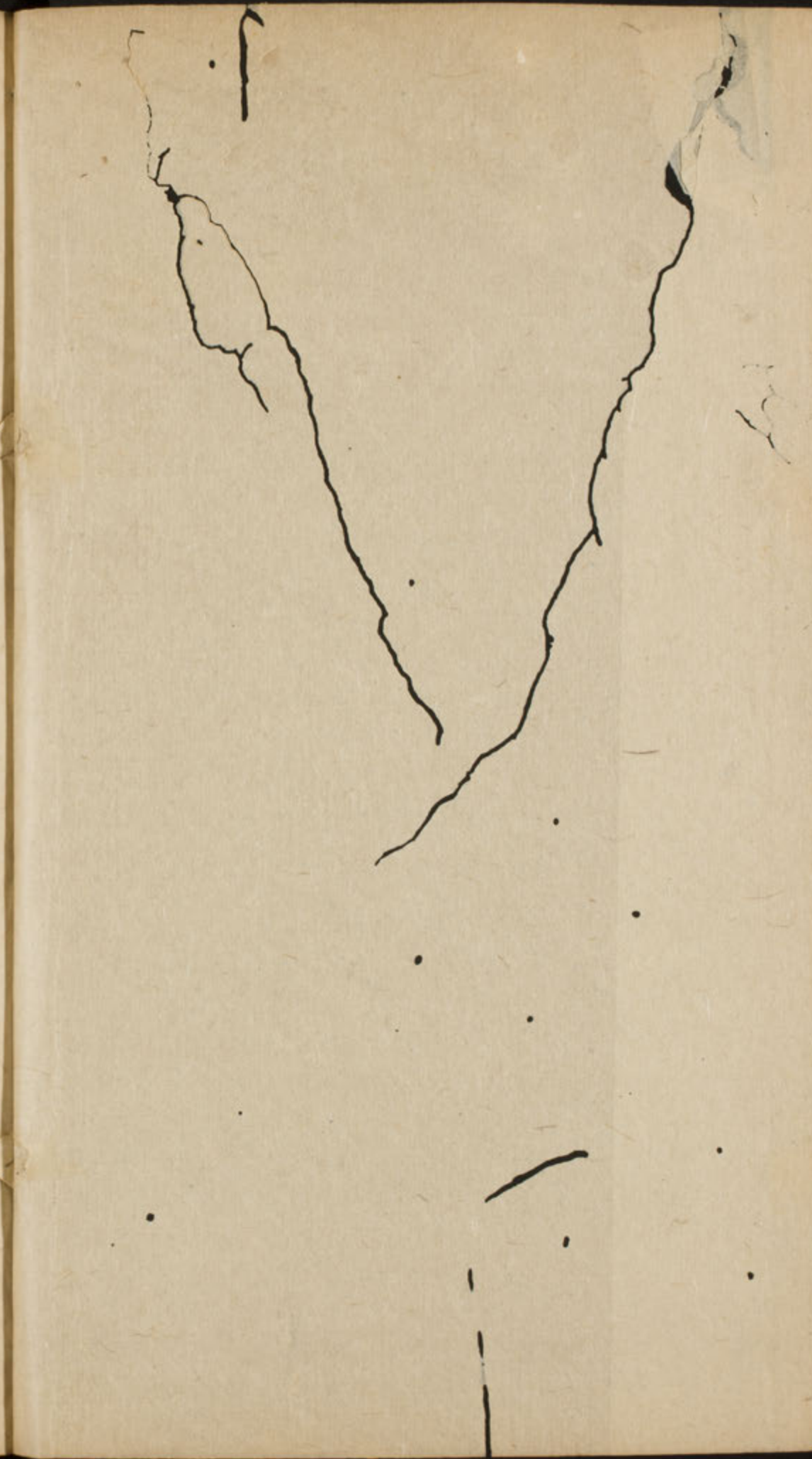
際科

訂

際辰

沿海倭亂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
蘇州崇明殺畧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
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
上幫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



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爲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而而已戶可七萬謀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 十二月詔靖海

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温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爲軍仍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次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
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
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
也然臣竊觀倭藝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畧來
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
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
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
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
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
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示
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頓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
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
司以備倭爲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夏四月戊子命江
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

十六城籍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
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寧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

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

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秋八月命吳傑同永

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冬十月倭

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禮服文
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
於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
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

遼東不謹斥候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
旣而宥之使圖後效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綠海衛所

備倭寇相機勦捕。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埭。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瓜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齋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

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敕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埭。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埭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置州燉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法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埭上堡備之。翼日。

倭寇二千餘乘海艦直逼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衆勢銳甚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砲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塌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衆大敗歿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艦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

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迨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饑我以逸飽待饑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爲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歿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歿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寧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

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為江所挫歛跡不敢大為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即肆殺掠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疎至是倭大擣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暗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刻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

骸如陵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關貨及宴坐並以先

後爲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聞佐貨
寡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
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泉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
堂劫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
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
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璽百戶劉恩又自
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
據海畧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
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給事中夏言上

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三
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
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遷有無之貨
管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
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
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
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
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

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
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鞠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偽既
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夙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
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恒不如
約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寧台自罷市船後凡番貨至輒主商
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
則避去已而主責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南番人

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輒
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
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一兵驅之備
倭同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
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
賞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
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
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道時曠寇浴海諸
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

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統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叅議鄭世威因乞救。統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統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艦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之。

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鏗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統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是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港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鏗奏改統爲巡視。未幾統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恭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艍艦走賊島爲鄉道。蘭海濱

新嘉坡 卷五十五
論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
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統所論坐俱
關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
統法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
指揮使盧鏜黨統擅殺宜置於理帝遂奪統官命還
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楨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
夔訊喬等併覈統事汝楨宗夔勘統聽信姦回柯喬
盧鏜擅殺無罪皆當宥奏下兵部尚書下汝夔如其
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統素自殺

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三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
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
益自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
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
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慙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
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
伏能以寡擊衆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而推直爲

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歿。浙東騷動。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徵浪

士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於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旣虛已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統事。尹鳳坐賊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爲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勵。欲得其死力。倭魁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覓餘艦。

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筭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率衆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聞兵邀擊於表頭北菱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旣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温台寧紹俱懼其患叅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墘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於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滙川沙逼松江

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鏗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浙間人習遷悞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被昌國臨山鄞甯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悍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五月給事中賀涇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

兵駐鎮江從之。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於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隣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寧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幾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爲書赴之而去親介胄臨陣士無敢不用命者環敝衣芒屨與士雜行伍依草舍間嚙糲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環常夜追之出其前

後宰夫佩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環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士以死捍環破傷昇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留禦之歿焉環求其首爲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邵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亾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壁東南甌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滌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嘴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

風至興化殺于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弘指揮張棟擊
鐵之時沿海諸好民乘勢流劫真倭不過十之二三
三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
江北大掠通州如臯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
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改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薦
盧鏜釋柯喬激勵諸將登城劉堂孫敷等爭奮逐北
以次綏著節復廣爲偵刺凡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
悉繫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

向往而餘艦在海中者亦無以救粟火藥通往往食
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
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
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奈何先敵受
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
天寵爲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復不寧矣初忬薦
盧鏜爲叅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
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
忬不爲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用鏜爲叅將而

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剿倭，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土所戴服，故用之。較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夏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鏜禦之，稍却。次日復戰於孟宗壩，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歿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遯入乍浦，與長沙灣寇

合犯海寧諸縣。旣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歿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澗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

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歿之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兼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

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致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谿壑能無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爲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於報君嫌何避於出位

敢以三策爲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
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若
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恠其有退而無進
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
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
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
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爲莫若盡
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於不擾
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其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

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
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
舶未爲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
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
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
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
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夏四月廣西
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
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壘柘林爲巢經冬

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歿失亾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嘗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

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將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五
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逮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歿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慆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鎗手俱不受律連戰敗切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願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附人

避賊警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
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叅將盧鏗督狼
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於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
猷邀擊奔平望至玉江涇承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
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
千級溺歿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
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
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留經平倭以自贖
不聽并李天寵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歿文華

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僉都御史代天
寵巡撫而以周琬代經未幾復罷琬以南京戶部督
郎楊宜爲總督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
周子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
衆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泚墅關長洲五都地
一由胥門木檣而南轉掠吳縣橫鎮蔓延嘗熟江陰
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御史屠伸律上言
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
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扼

甌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士兵保全境內爲殿最沿海沙民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川沙窪倭賊犯開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歿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嘗熟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錢鐸及居鄉叅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歿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陴者望之而嘆攀援上者又絕絕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

奈何坐視之縱有規謀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遣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環以功進詔使環復擊賊馬蹟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蕪之盡歿既而環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整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遭於煙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

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袒裼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深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許墅關南直趨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

指揮樓宇以少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却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於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埠流劫杭嚴蔽寧太平犯南都六七十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入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趨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檣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

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遼東，既而刑科給事中孫濬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任事而流劫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棧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謫戍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爲論奏，不報。十一月止散癘。

諸兵士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百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掣止。閏十一月，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寔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垣，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敕諭施行。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

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銳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趨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周玘、楊宜、口無堂、賊勢益熾、及瓦氏戰敗、攻喻、倭復大、始、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喻大、復、研洋之捷、文華遽言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洋回、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副使任環率承順保靖土兵、勦新塲、倭寇、時賊眾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於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上舍彭翹先入嘗

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苗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歿之、賊不突去、未幾復攻上海、環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於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毛家葛隆、諸屯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肉薄而登、環率眾士飛刃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眾、又繼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環既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間疾、作卒、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叅總督楊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於東溝、苗兵敗於新

場東兵敗於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爲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爲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爲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臣繼論曹邦輔，則嗾給事夏棡、孫濬、魏學臣及胡宗憲黨留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爲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誥。以宗憲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夏四月，倭遣

温州同知黃鉞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爲贖，鉞罵之不置，倭怒，磔殺之。江北倭流劫至固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實、弟寶榮、姪慎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間。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歿之。獨嵩、慎寅三人得脫。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倭率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游擊將軍宗禮帥兵

九百禦之逆戰於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
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會
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力戰俱
陷陣歿之禮曉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
謝贈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
使倭砦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
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
難民全活數萬人超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

主動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
氛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焉東陞摩王
弟書記也宗憲謀聞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
鄉守兵曰吾已歛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
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
偽爲麻葉書致東令圖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
解圍去 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
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留都門戶
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爲緩圖宜大集兵救諸臣

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救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爲犄角保障留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至上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旣至浙假監督權凌脅百官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留漕粟除京帑給醮課迫富民脫凶惡浪授官

職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六月倭入慈谿縣

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序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推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歿以無城可憑削籍爲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於王家園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於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

爲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
死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
死之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簪珥遺徐
海侍女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
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學海宗憲佯曰彼且縛陳東
何戰爲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于是海勢日孤
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
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胄而入宗憲文華鶚坐堂上
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項曰朝廷且赦

若慎勿再虞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
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東沈庄
陳東居西沈庄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
夾勦汝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
憲密遣盧鏜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
庄督之急宗憲猶心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
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
自守柵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
從海鹽進攻東沈庄破之又追擊於梁莊會大風縱

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
惶溺水死引出斬其首泐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
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
皆襲爲已有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時泐東仙居
泐西桐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
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瑛敗之蘇松寧紹相繼
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
倭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
戶餘陞賞有差倭俘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

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畧平惟舟山賊據險結
巢未下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遣歸而
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春汛隸俞大猷
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
悉銳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棕裝捲火擲之賊
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歿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歿汪
直復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賊人
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墜吾以若

爲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毋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奮言能肅清海波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從蔣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於是遠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遣頭目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爲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觖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其

言自效狀宗憲得以賓禮使指揮爲其館主給輿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爲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入上謂直元亮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二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之饒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領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

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賊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鄧中涵俱罵賊歿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遽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歿者甚衆福興患少熄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歿者數百人倭亦失亾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

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歿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遣毛海峰誘降王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目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歿鬪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兵備副使谷驛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參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纜井諸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於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卽其焚巢夜徙力已窮賊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遣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嘗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譁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六

猷不善滑刺素不爲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歿罷職發大同立功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丘陞擊白浦于丁堰如臯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灰二百人賊逸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蕩自寅至申

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庄，縱火焚庄。焚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州，賊遁入民庄。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後，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擐甲持矛。

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言兵入險，賊盡銳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爲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駕言經畧三川，倭南去。踰月，倭因廟灣旣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取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福建新倭大至，多賫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

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聞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衆南與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樊獻科請趨胡宗憲應援未及行巡撫阮鶚往勦之倭稍創六月倭衆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

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丘陞禦之戰於邵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圍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邵家庄敗後沿海覓舟不得官軍尾之於劉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庄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于七灶庄花墩共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

節制故有功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擒江一峰泉寇稍寧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冬十一月遠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

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選慎不敢前宗憲輒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設櫜懼為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殲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勳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如三邊例宗憲才得展而禍機亦萌此矣

上好玄脩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嵩比之會嵩敗被逮時歸安茅坤上書頌其寬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粵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叅將戚繼光既連破賊于林墩等處聞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輿登岸麾兵擊之斬首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衆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遊擊倪祿

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請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下憂叅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興化顯大兵留江西勦廣寇所提入圍卒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氣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欲掩逗留之罪遣五宰賈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爲顯文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

賊驚覺詐以五人為劉卒賁入至期賊陽稱額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倉皇縋城走同知吳時亮被殺賊遂據城中三閱月殺掠焚燬顯卒乘亂攬之參政王鳳靈妻竟為顯掠去賊既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單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歿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罷巡撫游得震逮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並

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會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厓溺水歿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二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眾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畧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剽歸

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谷應泰曰島夷并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愛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切害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士誠

友定遺孽竄伏北遼南粵歲被剗殘已而通謀

逆臣伏兵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

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

放失舊典初開橫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

保障秦關夜析楚吏曩疆勇士蹈險貪夫忘生

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

勝計矣貧民勢家黷貨負直窮彘困頓進退咨

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

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眾黃巢下

第○憤○慧○思○兵○稍○稍○收○聚○倭○番○窺○竊○上○國○矣○朱○統○
下○車○不○畏○疆○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
酤○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政○求○亂○本○雖○
得○河○源○禍○發○朝○堂○意○悲○虎○尾○統○歿○而○朝○貢○與○海○
逋○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
忬○出○督○拔○大○猷○於○偏○裨○出○盧○鏜○於○獄○中○普○陀○一○
戰○幾○殲○吳○帥○游○瑰○四○潰○旋○掠○江○南○而○忬○隨○處○邀○
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毅○大○功○不○終○自○
古○悲○歎○此○閩○外○有○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

也○嗣○是○天○寵○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龍○海○寶○
天○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
柱○因○而○偃○蹇○凌○轍○度○亦○自○太○匹○夫○耳○然○視○事○一○
月○指○揮○群○帥○王○江○涇○之○捷○賊○兵○宵○遁○史○稱○其○兵○
驕○將○悍○或○亦○說○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
行○諧○轡○車○入○國○蓋○左○豐○求○賂○盧○植○徵○還○張○讓○交○
逼○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制○制○成○
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貽○斬○徐○海○誘○
擒○汪○直○武○安○誘○殺○李○廣○誅○降○長○致○恨○於○封○侯○空○

悲○寬○於○賜○劍○憲○雖○引○刃○應○無○顏○見○二○賊○於○地○下○
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卵○翼○成○功○
耿○秉○因○竇○憲○勤○勲○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
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禍○延○三○省○任○環○効○
命○留○都○俞○大○猷○繼○營○兩○浙○威○繼○光○驅○馳○閩○海○類○
昔○大○國○干○城○足○以○滅○此○胡○食○而○乃○大○戮○亟○行○莫○
張○不○一○事○權○幸○制○流○毒○生○民○九○閭○無○金○城○之○任○
分○宜○少○裴○度○之○忠○群○賢○隕○喪○國○事○凌○葵○固○其○宜○
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曾○身○在○圍○城○訟○言○時○事○第○

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從○寇○
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為○賞○功○之○命○而○
筦○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
關○心○而○卒○伍○可○知○鳴○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
充○耳○然○而○睢○陽○劾○在○已○成○今○日○之○爰○書○矣○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訂

際辰

李福達之獄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賊王良謀反事發戊山丹衛逃還改名五竄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自社妖術為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

州洛川諸處殺掠。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爲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爲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繫之。福達窘，乃歸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

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爲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證，坐良罪，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勛爲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生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席書亦助勛爲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于徐溝鄉紳給事中常

秦泰言寅爲福達不疑又容于讞獄郎中劉仕仕脚人也其言如秦錄復檄取脚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爲真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珪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牙維鞠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衆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爲避拒亦宜抵法薄不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聶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爲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且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旣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爲名實

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爲福達居間，蓋令大
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遠等亦上
疏，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
移書請托，冀獲叛逆，不宜輕貸，毒賢亦奏勛當連坐，
帝不從，勛亦累自訴，具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信之，
尋命錦衣于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
司羈候會鞠，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任孚、邵幽、郎中
劉仕復、交章劾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
乞問如律，勛乃與張璫、桂萼等合謀，爲蜚語，謂廷臣

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退志自快，帝深
信其說，而外廷不知也，帝命速取福達至京，鞠問刑
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
御史張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儀
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鞠，福達
于京畿道，割簿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
大臣鞠于闕廷，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等，共指福
達福達語塞，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
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願壽等以其詞上，上心

益疑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鞠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
 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
 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然不枉上怒黜為民順壽
 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帝切責順壽等
 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祿赴京下鎮撫
 司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瑄章綸馬牙詣京
 即訊順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
 神效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
 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謂

順壽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令 罪辨事順壽等復
 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順壽等
 復以上請帝謂順壽等朋比同上乃逮繫順壽及侍
 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
 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于詔獄其原鞫郎中御
 史寺正等官俱逮繫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
 事張惣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
 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
 何更多事乃爾詎者以白璵等奏聞帝命逮繫玄錫

才于詔獄并掠之大學士賈誥與馬錄俱河南人錄
被逮誅遺書慰之鎮撫司以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
賢工部侍郎閔楷大理寺丞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
責狀誅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賢等九月張璉桂
萼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鞠錄等于闕廷榜掠備至錄
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璉等以聞遂釋福
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璉管解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
丹衛子孫世及焉帝以群臣皆抗疏劾勦朋姦陷正
命遠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達程輅王科沈漢蔡祐

鄭鵬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
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詔獄歿筆楚狂者十餘人
餘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謫大理少卿徐文華
顧必戍邊初顏願壽等就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
已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能論戍邊二人皆與璉等
廷爭大禮者江湖李璋李珏章綸馬牙等俱奪官韓
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璉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
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願壽等之欺罔從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鞠得以山

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此
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
馭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
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
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
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要
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于此豈尚一陰蓄異謀人人聽
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馬
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見當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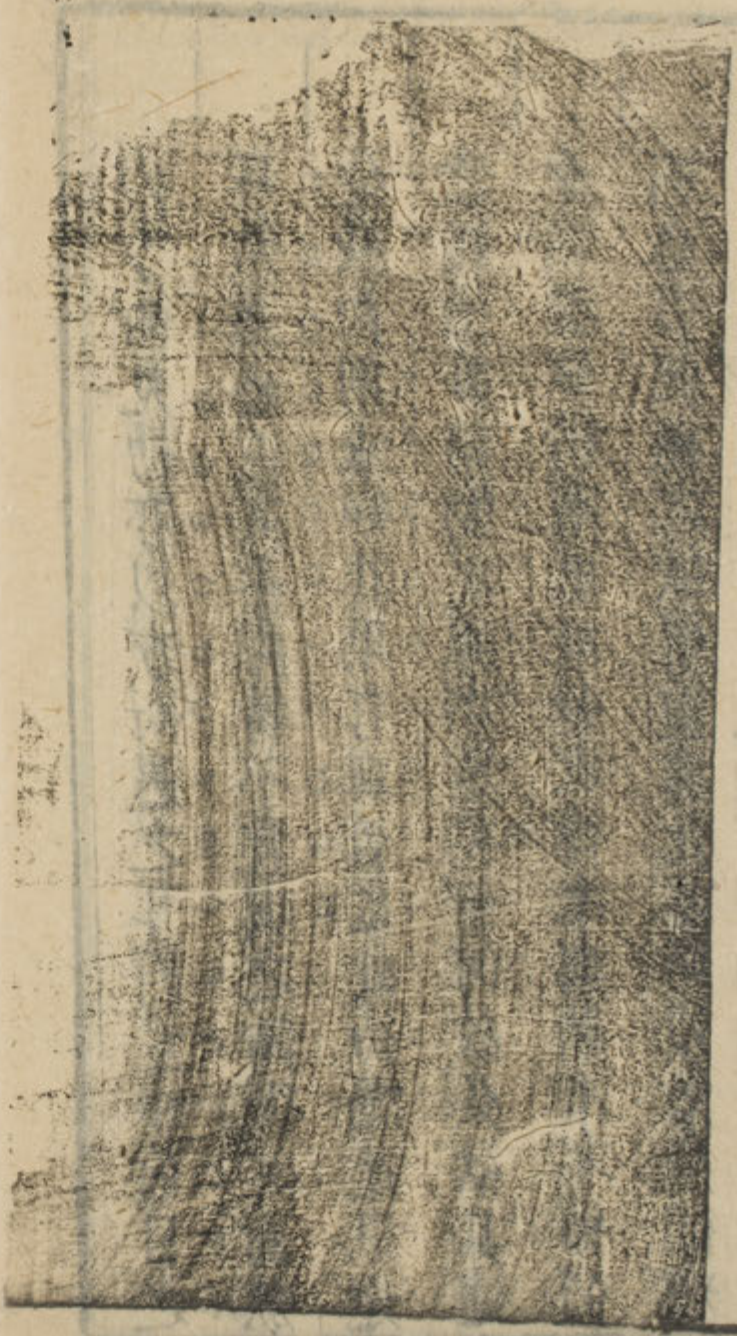
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

谷應泰曰永嘉女仁是舉也果爲平亮冤獄乎
哉亦黨武定讐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
嘗要勛同疏攻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
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
力辨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
嘉信之收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構怒
于衆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聰力
辨勛違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聰等言當更何

議于是璵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
勛益見悅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帝
亦以勛爲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
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
必翻擇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
非爲福達爲武定耳武定獲伸則諸臣之竄削
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豈盡無
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
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

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
爲叛哉也迫其事露持不宜與之請囑耳而族
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
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
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
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
之紛紛也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
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伏誅之後群攻武定則
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爲地何可

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 參編

男

際

際辰

訂

大同叛卒

世宗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正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跋塞地平漫不甚隄險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

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敵至誰復相應援老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

殺心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十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脇令王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衆稍戢遂脇鎮巡爲奏乞赦宥八月代王出居宣府時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會武忠桂

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竄盜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捶殺五十餘人，乃答郭鑑、柳忠諸亂首，餘釋之。而人情洶洶，相傳必盡殺大同人，無何妄報京營督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訛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文昌曾自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文昌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

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貽代王曲應之解去，至懼隘害，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委曲撫諭，不定，以狀聞。九月，命戶部侍郎胡璣都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制曰：誅首惡，厥從不問也。冬十一月，大同叛卒執總兵桂勇、胡璣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下數十。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厥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卽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

人皆斬之。鑑父郭疋子糾胡雄黃臣徐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禁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後。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疋子暨諸首惡皆逃。匿瓚聞之。欲提兵而西。城中士人數千輩詣瓚請緩。

師不聽。天祐乃馳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

四年春二月。巡撫蔡天祐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疋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

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諾亂故衆日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皆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間諜因事補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張文錦妻李氏上疏請卹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屢以爲言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滋大患誠宜謹責第事在朝廷雖誅僂之可也若假手士卒

又懲憊之臣恐羣小藉口寢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書奏上切責之萬曆中贈文錦右都御史謚莊愍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戍卒叛殺總兵李瑾先是七月套部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卻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塹之左濬濠四十里以遏突騎源清從

為推楚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奪
朱振攝指揮使遂殺璋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
亡其符勅諸卒搜得之倣為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
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
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
必殲降重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
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
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今稔惡
戕王帥天討所必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

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
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願勿
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
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祐訊而遣
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倣驗所捕名多
擒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
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
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益譁言兵來屠
城矣遂羣起為亂倣命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

人餘解散源清爲書召朱振振至切責之振飲藥死
明日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
藉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啓擁指揮
楊麟爲渠帥二何邵永師亦至整隊及城亂兵
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之衆曰城
外疑塞道矣尚給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謂曰亂
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上
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劾
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

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
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
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
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謂
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
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
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
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貽患非小也
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

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
其議有旨命趨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令郎中李文
芝主事楚書穴城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

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初大同叛卒大掠
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大舉入寇郤永帥
師禦之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
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
子留精兵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
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二月劉源清罷源清畏

北騎猖獗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孛
敬請從之上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謂叛卒殺王將
法毋赦然非舉城所爲郤永劉源清貪功引水灌城
大同北門鎖鑰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
興復其罪二臣別遣大臣禦之密擒逆賊之魁庶免
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
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
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爲內應
指揮馬昇者爲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

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掌出告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汲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入軍，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慰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

可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資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卻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繩以法，無頗縱恣者。擿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寧。瓚逐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小王子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逢

制之事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
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
劄璽書慰宗室傷殘掩骸骼賑窮乏命守臣捕誅遺
惡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王欺蔽之罪差別諸將士
功賞跡上久之徵劉源清卻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
降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
祖等各賞賚有差

谷應泰曰大同南蔽太原西阻榆林東連七谷
蓋屹然重鎮矣更得一二賢明將吏分其絕少

噢咻士卒號令嚴明勇氣百倍則李牧守郡匹
馬不窺郅都在邊幕庭遠徙斯蓋外攘之重倚
寧有內潰之符患哉乃嘉靖三年巡撫張文錦
議以去城百里增築五堡堡名列戍徙卒實之
藩籬固而後明堂尊屏障列而後天府重文錦
之策未爲謬也但當出車以遣新軍采薇以勞
還戍拊循有素踐更有法信而後勞誰敢違者
柰何澤門興役鞭箠賈怨秦法迭徙後期皆斬
而郭鑑柳忠一呼倡亂文錦賈鑑裂尸並亡嗟

乎。揚。炎。建。城。而。涇。原。兵。叛。弘。靖。刻。燭。而。盧。龍。軍。反。事。勢。相。激。無。足。怪。者。此。時。便。當。擇。智。勇。之。臣。秉。節。鉞。之。重。或。恩。義。久。敷。或。雅。量。素。蓄。聲。罪。渠。魁。無。輯。餘。醜。收。元。振。之。黨。以。戮。叛。人。燒。王。郎。之。書。以。安。反。側。則。戍。卒。雖。譁。可。一。鼓。而。定。也。無。如下。多。猶。得。叛。服。不。常。上。鮮。方。畧。勦。撫。均。失。以。故。鑑。忠。授。首。郭。死。復。起。種。見。既。斃。李。富。又。興。脫。也。相。尋。勢。若。蝟。毛。此。固。不。可。以。勦。也。又。若。泣。訴。天。師。更。焚。王。振。縛。獻。胡。郊。旋。殺。李。瑋。磨。牙。相。向。狀。

同。瘐。狗。此。又。不。可。以。撫。也。逮。至。劉。源。清。斬。關。大。殺。李。文。芝。決。水。灌。城。而。後。獸。不。走。險。鹿。不。擇。音。非。馬。穎。厚。結。元。海。卽。懷。恩。外。誘。吐。番。許。河。西。以。賂。秦。師。指。金。帛。以。酬。回。紇。邊。關。重。險。幾。於。共。而。授。之。矣。所。幸。樊。繼。祖。單。騎。直。入。張。瓚。麾。退。王。師。發。粟。賑。饑。鼓。吹。高。宴。亂。卒。憂。危。自。茲。釋。矣。譬。之。子。儀。入。河。中。而。一。府。無。譁。秀。實。入。軍。門。而。衆。皆。解。甲。無。他。開。誠。布。公。推。以。赤。心。而。已。然。則。亂。延。十。祀。變。凡。七。起。者。非。真。豺。豕。性。成。威。惠。兩。絀。也。

特以上下相蒙弓影之疑蓄於中恩信不著投
杼之說動於外也所可恨者劉源清之主勦也
王憲和之於內張孚敬持之於上而繼祖疏入
不報便宜濟事卒之樊獲璽書劉繫廷尉奸臣
在內大將立功賴肅帝之心開爾



